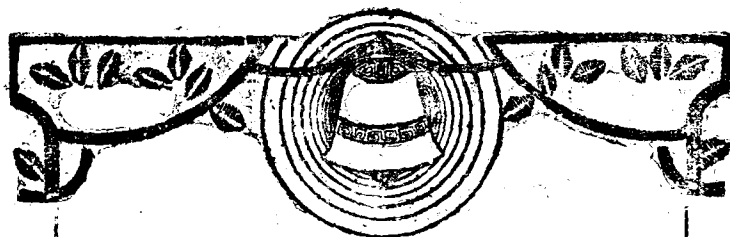


史地叢刊

劉永福歷史

羅香林輯校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三版正中紙本

劉永福歷史草

全一册 定價國幣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發	印	發	輯
行	刷	行	校
所	所	人	者
正	正	高	羅
中	中	明	香
書	書	強	林
局	局		

(194)

# 劉永福歷史草敘篇

## 一 輯錄之目的

劉永福歷史草輯錄已竟，編者不敏，謹爲序其端曰：我華民族之式微也，至今日極矣！強鄰迫人甚，掠求恣所欲，今日割我藩封，明日吞我腹地，安南、緬甸、臺灣、高麗，喪失於前，東北四省，繼淪於後，其他租借地、居留地、路權、航權、礦權、法權之喪失，更靡論。國民一飲一食，一行一動，一呼一吸，悉受掣肘，莫可怨訴，偶一聲張求直，言且未已，強鄰破艦飛梭，已遊弋盤旋於我內河與都門矣！嗚乎！是何世耶！攘逐之未能，隱忍之未可，暗暗就斃，中國今日，果何世耶！洪維我先民先烈，沐雨櫛風，百屈不撓，邁行不息，以立此國家，奠此封土，殫思竭慮，蚤夜辛勞，初未嘗不欲其子若孫發揚光大於無竟也。而今則何如者？上之不能勵精圖治，發奮爲雄，死守疆場，抗驅強寇；中之不能各除私見，至誠團結，生聚教養，徐圖規復；下之不能少止恬嬉，各以廉潔儉約相勵，以維繫國家將枯竭絕之物力；沉迷荒落，寡能歸焉，我先民先烈，又安貴有此不才子孫？九京有知，能無憾耶！黑旗將軍劉公永福，生際國家衰弱，民族委靡之會，不甘自居無勇，奮起南服，慨然出國，抗法禦日，捍衛國族，義聲所播，寰宇震動。使吾國近世上下，皆如將軍國家何遽不足自強？國士何遽日蹙？吾先民先烈何遽含恨九京也？語曰：「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吾輯將軍史事，蓋不勝痛哭流涕，而惟焚香禱祝，以冀吾義士卓然興起也！

## 二 輯錄之經過與史草內容

民國二十一年春，編者受燕大國學研究所洪煊遠先生委派，往華南調查人種，觀察測驗，凡八閱月。工作餘暇，每蹀躞書肆，蒐求遺佚，遇地方人士熟悉當地掌故者，復就之諮詢。凡地方志乘，家譜族牒，傳狀墓銘，籤詞符籙，歌謠唱本，私印簿鈔，金石碑刻，與夫前賢著作，皆分別搜討，不敢或荒；雖短於時，緜於費，未能廣贖，而朋輩及當地人士所贈與者，不無可觀；已就調查經過，及所獲資料，撰報告書二冊，猶有未盡，爰剔取其中關係較鉅，可自成書者，凡若干種，校錄以行。今茲史草，其一目也。

史草所述，半爲黑旗將軍劉永福抗法禦日經過，半爲劉氏剿撫南服土匪情況。作者欽人黃海安，嘗隨永福效力行伍，永福晚年里居，實爲之課兒孫讀書，與永福晨夕晤對，意甚適也。永福令之草黑旗事蹟，自爲講述，日一二時，講罷，黃輒錄之。至民四，成稿八冊，長十萬言，未及清理，章節未具，而永福遽於翌年卒，稿藏海安家，世莫得見。數年前，有某君，傳出節錄，改飾詞句，得數萬言，寄廣州 越華報發表，以無史學常識，去取未宜，閱者病之。友人謝君富禮，欽人也，亟向海安家，索出原稿，聞編者方蒐求華南民族史料，即送以來。編者得之，喜出望外，費時二月，爲清錄一通。向之蠅頭小草，不可驟識者，至是行列井然，一目卽了。其文詞，悉仍舊，隻字未易；其句讀，則依晚近標點符號，權代爲之。間遇其中敘錄未盡，或與他書異同錯綜，足資印證者，則附案其間，略予考訂。寫錄已竟，釐爲十卷：一

劉永福與太平天國及天地會，二初抵越南之劉永福，三黑旗與黃旗之角逐，四劉永福之助越抗法，五劉永福之克服黃旗，六劉永福二度抗法，七中法戰爭與劉永福，八黑旗軍之歸國，九劉永福之渡海歸臺，十劉永福之失窮內渡。雖字裏行間，頗病蘇翼，校補輯錄，未善未宜；然就記述黑旗歷史諸載籍言之，已屬首尾最具，其爲原始史料，(Original sources) 無可議也。

史草作者，雖無意公諸當世，未嘗注意文詞，然其書不僅關係劉氏個人事蹟之暴露，於民族國家，近世史實，關係尤鉅，請試論之：

一者，永福抗法禦日爲民族精神所寄，今茲史草實卽吾華民族史一頁也。吾國自道光對英鴉片戰爭以來，國事日非，外侮日迫，政府無能，盡暴於寰宇；而民族自信力，日以薄弱，始則懾於列強堅甲利兵，朝野失色，莫知所可；繼則受制列強經濟文化之侵略，而貧弱愈甚。上焉者徒嘆窮途，憚於興作，苟求豫佚，自暴自棄；下焉者，日趨貧愚，無力興作，聽入宰制，莫之能違。國家活力，遂以潛替，民族生機，遂以淹阻；非得大雄無畏者，爲之鼓舞倡導，綱繆策畫，勢必日趨滅亡，無可挽救。此則治中國民族文化史者，所熟知者也。永福以一介平民，冒難出關，助越抗法，紙橋之役，奮死肉搏，所部健兒，如楊智仁等，肝膽照人，明恥負氣，觀史草按語，引請纓日記，述智仁出發時語：「見洋人能忍者，非人也，雖死，請任先鋒！」臨難不屈，見危授命，此其精神。「大雄無畏」爲何如者？其後馮子材等，大勝法人於鎮南關，未始非永福等先爲之倡，有以回復諸將士之自信力也。迨光緒二十年，永福等赴臺禦日，兵盡矢

窮，終不負節；雖臺灣卒亦未保，而留臺華人，民族思想，遂以發達，三十年來，其舉義謀革命者，且十餘次，則又永福等之化也。史草所記，對外戰事，至今復述，猶虎虎生氣，聞者動容，謂非民族史料之一，不可得也。此其一。

二者，謂永福轉徙桂越粵閩，始則結集義民，反抗清兵，繼則開闢越南，綏靜邊圉，抗逐法人，保持正義；及夫含襄歸國，復效力粵疆，奠安閩閩，其後渡海赴臺，又奮力禦日，矢志保民。活動所及，悉與中國近世時局，有密切關係，於吾國西南東南近世邊疆問題，關係尤切。是永福活動事蹟，即中國近世史一部分，而尤為近世邊疆史一重要部分也。今茲史草，除詳記永福一己活動外，且及當日桂越粵閩地方景況，於治桂越及臺灣史地問題者，裨益尤多，是史草又為吾國邊疆史料之一也。此其二。

三者，近世治中國外交史者，每徒視官方往來文書，及書面交涉經過，而忽略民間對外態度及行動，致於國家對外政策之轉變，每不易說明。今茲史草，於中法中日諸戰役，獨詳民間自動抗禦經過，足補官書未備，可依之獲識當日外交與國民行動之相互關係。是其書又為中國外交史料之一也。此其三。

四者，永福對外抗戰，以其人初鮮與中國官方及士大夫相通，消息隔闕，諸家記錄，每以訛傳訛，漫無真據。今茲史草，則獨據永福口述，材料來源，自較直接，雖其間或不無誇大處，然要足匡正諸書訛偽也。請試論之：如柳翼謀先生編東亞各國史第三篇南方諸國第四章法之保護越南，引中國近時外交史云：

「先是中國長髮黨魁吳琨者，率敗軍攻東京，安南官軍與戰，破走之。吳琨死後，餘衆分爲二黨，一據雲南

東京境上紅江江畔之勞開府，稱黑旗黨，一據東京之興安府，稱黃旗黨，黑旗黨魁劉義，字永福，廣西錦州人，曾與吳琨轉戰安南東北，安南政府招撫之。永福據勞關府，娶安南王女爲妻，旗下人數達二十五萬，儼然創成一獨立國。永福惡法人跋扈，親至順化府見安南王，願任驅逐法人之勞，安南政府大喜，約每年補助軍費六萬元。光緒八年，法國海軍大佐黎威爾，率兵佔河內海防二府，劉永福遂與法國宣戰，疊逼河內，黎威爾遇伏戰死。其間訛誤，不一而足。日人稻葉君山滄朝全史第七十八章，喪失安南之宗主權及其影響，所述永福籍貫，及入越經過，更錯誤百出，荒謬不經。永福原籍博白，後徙廣東防城，復遷廣西上思直隸廳，又移遷隆土司，自越歸後，卜居廣東欽州，卽今欽縣，與錦州無與也。抑廣西亦無錦州一地，普通所謂錦州，卽今遼寧省錦縣，其爲訛誤，無待論也。今以史草證之，更爲明曉。永福初投延齡國王吳元清，元清自言爲太平黨羽，其後復依元清子阿終（一作忠）卽吳琨（一作錕或颯），琨爲清軍所迫，饑復不繼，永福知不可免，率所部數百人入安南，勸白苗自效，旋破黃旗黃崇英，助越人抗法，實未嘗與吳琨轉戰安南東北，史草言之至詳，此所云云，蓋誤傳也。又永福雖嘗受越南封爵，然未嘗娶安南王女，所部更不達二十五萬，史草原委皆備，足證其僞，此一例也。

又如黃澤蒼編越南第三章過去之越南云：

「西貢之法國交趾總督，乃遣海軍少佐噶蘭釐（Francis Carnicé）於翌年赴東京，率破艦二隻入河內，欲以武力佔奪之，爲永福所悉，法國之野心，一時大受阻礙。永福者，廣西錦州人，本太平餘黨，原隸吳錕（按

卽吳璉，字或作銀。部下，銀死代領其衆。及法人進兵東京，太原省守帥，招永福相助。永福年垂六十，鬚髮如銀，而勇敢善戰，數挫法人之鋒，越南乃授以三省提督之職，封一等男。法人未能卽囊括東京者，以有永福在也。此與稻葉君山所述大略相仿，其錯誤亦相同。永福於同治四年離廣西赴越南，時年二十九。同治十年，初與法人戰於河內，斬其將安鄴，時年三十五。光緒九年，與法將李威呂（字或作黎，作爾，蓋譯音也）戰於紙橋，冒死相衝，斬李陣上，時年四十餘耳，無所謂「年垂六十，鬚髮如銀」也。其爲訛傳，亦無可疑。史草於永福年代，敘述最詳，足正諸書年代之誤。此又一例也。

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唐景崧傳，記景崧與永福關係，文云：

「光緒八年，越法事起，自請出關，招致劉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明年抵保勝，見永福，爲陳三策，謂據保勝十洲，傳檄而定諸省，請命中國，假以名號，事成則王，此上策也；次則提全師擊河內，中國必助之饒；若坐保勝，專敗而投中國，策之下也。永福從中策，戰紙橋，敵潰……」

按永福抗法，純出時勢逼迫，非必俟景崧勸告始有是舉。景崧未抵越南，永福早於同治十年，大戰法將安鄴於河內，其後雖與越帥黃佐炎頗有齟齬，然亦未嘗不欲再勝法軍自重。景崧所勸上策，蓋謂永福當佔據越地，逐其君臣，而自王耳。永福所以不從，正以於義未安，且如是舉動，必驅越人反與法結，其辯論經過，及利弊，具詳史草，足正史稿唐劉列傳脫誤。至所云中策，本永福自欲回越南預計，不足以云從誰策也。又史稿同卷劉永福傳，謂永福於



臺南不守後，乘德船潛歸，而唐傳則謂景崧乘英船歸國，此亦傳聞之誤。羅惇齋中日兵事本末，謬誤亦同。永福歸國景況，具詳史草，而唐氏事迹，連雅堂臺灣通史言之亦審，蓋德英二字，適錯易也。要之，史稿所錄，似得之傳聞，或依唐氏子孫所送原狀，刪削而成，亦未可知；其簡略脫誤，無可諱者。今茲史草，克發其覆。此又一例也。

凡此皆史草內容，可特別注意者，全稿具在，要可覆核；編者不敏，絮絮喋喋，非所敢焉。茲就校補輯錄，所用各書，略舉如次：

欽州採訪冊（民國十九年廣東通志館藏）劉永福傳

林繩武撰劉永福傳（廣東欽縣學會刊第一卷二期）

都啓標撰馮宮保事蹟紀實

吳桐林撰今生自述

連雅堂撰臺灣通史

劉名彙編越事備考

唐景崧撰請櫻日記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列傳二百五十

王先謙輯東華續錄

張德堅編著賊情彙纂（江蘇省立圖書館影印本）

俞明震撰臺灣八日記（左舜生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無名氏編天地會文件（興寧羅守先閣藏鈔本）

林繩武撰馮勇毅公神道碑

東世激編中法外交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無名氏編越南戰略（光緒壬辰刊本）

郭廷以編著太平天國大事誌（國立中央大學中國近代史參考）

羅惇勳撰中日兵事本末（中國近百年歷史資料本）

廣西統計局編古今廣西旅桂名人年鑑（民國二十三年出版）

江山淵撰丘逢甲傳（見小說月報）

羅香林撰丘逢甲先生傳（見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二卷五期）

溫雄飛撰南洋華僑通史（東方印書館出版）

黃誠沅等纂隆安縣志

陶誠章撰教會源流考（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出版）

徐延旭編越南橋路（光緒三年梧州郡署刊本）

無名氏纂克復諒山紀（振綺堂叢書本）

竹越與三郎編臺灣統治志（此書言永福事多誣譏語史草足發其僞）

羅香林著客家研究導論（希山書藏出版）

稻葉君山編著清朝全史（據中華書局但蕙譯本）

平山周編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黃澤蒼編越南（商務印書館出版）

徐珂編清稗類鈔（商務印書館出版）

清朝野史大觀（中華書局出版）

蘇鳳文撰平桂紀略（光緒乙丑刊本）

蘇鳳文撰股匪總錄（光緒乙丑刊本）

蘇鳳文撰堂匪總錄（光緒乙丑刊本）

蘇鳳文撰廣西昭忠錄（光緒乙丑刊本）

彭子明編臺灣近世史

曾友豪編中國外交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柳貽徵編東亞各國史南方諸國（東南大學講義鉛印本）

許南英親園詩草卷首許贊堃撰親園先生詩傳

梁啓超編著越南亡國史

太平洋客著新廣東

周劭本覆校石印廣西全省輿圖

謝啓昆修廣西通志

袁昶刻于湖題衿集

於此，有一最遺憾者，即迄今未見黑旗戰紀，及劉永福援臺記，與友人陳毅菴君彙所藏黃錫銓序文本劉永福文告鈔本是也。黑旗戰紀爲光緒間坊間所常見書，人以其類似小說，不甚留存，故近日鮮見。編者嘗遍訪各書肆，皆不可得，故友凌龍聞曩年曾藏是書，人亡物散，今亦不見。劉永福援臺記，據家懷才先生云：亦光緒間刊本。昔年嘗取讀，家有藏本，自遭變亂，今亦無存。編者嘗於坊間訪之，亦不可得。陳君毅菴所述鈔本，據謂民國初年於廣州府學東街冷攤得之，所錄多各家未見之文告，黃氏序文，夫署作於美洲檀香山，蓋是時黃氏適爲駐檀香山領事黃遵憲公度隨員也。毅菴得是書，珍之若天球，二次革命後，竟於與寧官舍失之，今不知更落誰手，無可訪觀。

凡此三書，皆於永福史事，最切要者，而編者悉未之見，斯固編者寡陋無能，深可愧憾；而史料之不易保存，江浪淘沙，滔滔代逝，亦可痛也！

### 三 黑旗將軍劉永福略傳

共和建國之四年，黑旗將軍年七十九矣，聞日人以二十一條款，迫我政府，必承認，一時憤氣填胸，白髮怒舉，面赤亮如重棗，自稜稜欲射人，抗電北廷，請纓與戰，會項城當國，謀帝制，無抗日意，豈將軍電弗顧，翌年冬將軍遂憂卒，天下痛之烏乎！如將軍者誠不愧爲民族英豪矣！當其助越守土，以偏師摧大寇，僂法將安、鄴、李、威、呂、阿、非、利、法人百計誘之不動，既清廷迫令歸國，復於臺合義民抗倭，內靡餽，外靡援，猶相持不肯休，至矢窮始痛哭歸，年八十，未忘國難。烏乎！如將軍者誠可風矣！其傳曰：

黑旗將軍者，粵之欽州人也，姓劉，諱永福，一名義，字淵亭。先世居廣西博白，會祖邦寶，祖應豪，父以來，悉業農。未仕。以來與弟以定，同遷欽州防城司古森洞小峯鄉，娶妻立業，遂爲欽人。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生永福，值家落，艱勞甚。未幾，以來迫望家徙廣西上思廳，依從兄種坡爲食，旋移遷隆土司。永福漸長，以來授以拳術。年十五，任灘師，坐船頭，視濼灣環深淺，指揮船夫，渡險如夷。年十七，母陳氏歿，以來以定復相繼逝，零丁孤苦，惟漁樵自給。是時太平天國已奠都建康，以反清復漢，號召震宇，粵東西爲洪楊發難地，雖清人統之，而會黨中人舉義應太平者，

日以盛，永福習之，咸豐七年，永福年二十一，躍然有用世意，自奮曰：「大丈夫不能爲生靈造福，已可羞，況日夕喫稀粥，不能飽，又焉可鬱鬱居此乎？」遂與鄉人哥利等，留長髮投軍，隸吳元清旗頭鄧三，爲先鋒。後投王士林黃思宏等部，旋依元清子吳錫亞忠，受左翼大帥印。而清廷方乘破金陵勢，集兵掃粵西，錫不能拒，又乏饋，永福知不可爲，不能附清，思於越南謀立功自效。乃歃血盟衆，誓樹幟扶傾，爲越南剿白苗，清大難，却錫西行，由大嶺抵越蘇街。部衆黃守忠、農秀業，欲殺蘇街守者鄧志雄，擁永福主其地。永福阻之，反與守者結義爲兄弟，遂移師入六安，立中和團黑旗軍。時白苗分擾北圻，聞黑旗訊，集衆逾萬來撲。永福於山路密令裝竹菰槍，誘苗兵入，猛擊之，苗衆奔潰，觸槍輒倒，遂大敗。越民慶賀，爭齎糧糈。越帥黃佐炎，耳黑旗名，乞增募廣勇千人，專任剿匪。白苗督帶盤文義，踞河陽，所部漢將覃采元，與秀業有鄉誼，遂殺文義投永福，六安凍洽悉平定。越王阮時，嘉永福能，授七品千戶職。時同治八年，永福年三十三矣。

會勝保土霸何均昌，懼永福往攻，遣兵出龍魯，爲先發制人計。永福迎擊，破之，收龍魯，明年復敗之龍王廟。何氣沮，招盤輪四所部數千人，合謀守保勝。輪四者吳錫表弟黃崇英也。廣西鎮安人，與弟輪五、輪七，少隸吳錫部。錫敗，率屬退安南。輪四強悍多詐，據河陽，立黃旗，與白苗通，勢最盛。永福糧衆寡不敵，佯投之，旋潛去，輪四二度襲之，不能克，所部黃寶盛，通款永福，輪四退河陽，永福入保勝。農秀業應越將請，復攻輪五、輪七於左大左祿，降其下。何大張慶蘭等千餘人，永福遣秀業乘勢取河陽，會降衆叛，敗還。嗣清廷命提督馮子材出關，由孔板道攻輪四，遣使

詣永福乞助，永福許之，率部由船頭墟，遂破河陽。甫班師，輪四復起，連陷六安頓關，紅河糧道絕。永福不得已，移十洲，途經保勝，所部蘇街黃二等，新敗無饒，多散去。翌年春，越土著石幫子，擾十洲，永福破之，蘇猛禮圍，所部漸集，逾年還保勝。七月，輪四圍龍營，永福與戰，輪四創遁。明年輪四癒，攻猛把，永福間道截之，輪四敗，然自頓關安平，至宣光興化太原諒山北寧水東東朝七省，仍爲所踞。越王命佐炎攻頓關，永福遣秀業守忠助之，破安平，抵里良，遇關卡十三，攻不入，陷重圍中。永福覩狀，率壯士，裹黑旗，藏短兵，繞道襲首關，戮守卒，奪旗幟，破第二關，行十八日，十三關破，遂攻龍貢。翌年，再破輪四。佐炎喜，謂永福曰：「北圻長城，非公莫屬也。」由是永福聲威揚越，東朝吳鳳典亦率部五千人來會。而輪四於其間攻隔洮府，越兵不能支，佐炎促永福進，下湖寧立石。凱旋，越王授永福保勝防禦使。

同治十年，越法失和，法將安鄰，進陷河內，越王諭永福出兵。先是法人以傳教越南，寢假窺土地，咸豐七年，藉口越王殺教士，與西班牙合兵，率艦東擾。同治元年，取越南下交趾邊和嘉定祥永隆等州，結西貢條約，認安南爲法人保護國，旋取安江永和二州，以下交趾不適當航運，復攻北圻，陷河內。越王不得已，遣使請永福乞援，永福憤率部由興化抵懷德。而凌德選班晚，亦奮然率部投效。永福乃合佐炎所部，凡萬人，立營下寨，安鄰出撲，永福卽率隊度橋與戰，冒死衝，法兵潰。永福壓隊窮追，逐北至河內西部。先鋒吳鳳典，擊安鄰，斃之，斬首數百級。法兵擾城守，經月不出。永福備戰梯，選死士，將撲城。越王受法愚，遽與和，結法越親善條約。盡舉國權界法，迫永福退山西。永福

蕭愷，願未如何。

是冬，輪四圍山西白樓社，總督陳平，乞永福援，戰一旬，圍解。然輪四猶據七省各州邑，永福三路討之，各殿越兵千人，敵望風披靡，月餘，盡平之。而輪四邊結法人，入敦江府，越王命尙書阮福說率所部合永福環攻之，月餘未破。會黃旗逃卒，以輪四糧道告永福，永福遣部截之，輪四復退河陽。越王授永福三宣副提督。光緒元年，永福與佐炎協攻輪四，破六安州，據鄉望第一關，諸將奮勇，連破七關，輪四出走，至溝龍河山徑，爲守者所扼，不得度，妻妾自盡，輪四爲所部砍傷，旋落貉人手，解河陽斬決。餘黨陳亞水、高十二、翁七、郭五、李亞生、大傢伙，乘官軍班師，奪諒山、北寧、太原、河陽、水巖等地，佐炎令永福勦之，而馮子材亦出關協剿，陳高糧絕，始潰。永福守河陽，令守忠鎮之，自回保勝。未幾，馮所部李揚才，搆兵反，走諒山，引法兵據北寧。佐炎遣使於北寧置黑旗行館，法軍疑永福飛至，遽去。揚才攻太原，敗馮部黨敏宣，永福爲畫首攻李軍總路口策，揮盧玉珍、仰攻、玉珍、劍、永福率二百人猛撲奪之。入夜與馮軍左夾擊，奪李營，李軍潰。翌年春，永福復往十洲，勦葉成林，及輪四餘黨高十二，盡平之。永福以北圻完復，請返粵，省祖墓，道經興化，北經南太、廣安、下滬、河、會、託、街，至欽州，那良，入上思。所遺吏民歡幸，郊迎，萬人空巷。嘗是時，婦人、孺子，莫不知有黑旗劉將軍也。

會法人敗盟，出兵攻南定，越廷飛使詣欽，促永福籌戰。永福別國人，再出關，抵山西，而法人陷南定矣。佐炎等革職，永福以佐炎屢掩功，不欲受制。而瀋陽、唐景崧，方以上書論越事，得廷旨發滇、南效力，途至越，與永福商大事。



永福抗法志益決，於是有黑法紙橋之役。法軍李威呂爲帥，取北圻。永福拔隊達丹鳳，向河內進發。法兵出城攻，永福分所領，吳鳳典、楊智仁任左右翼，黃守忠、鄧士昌任先鋒。兩軍交戰，黑旗初不勝。永福憤，揮衆衝，凌厲甚，自辰達未，斬首數千級，中一屍，袖飾七囊，驗之，李威呂也。於其衣，得筆記，謂法京廷議，獨已主戰，黑旗人少，不足畏云云。蓋不意竟以是死也。而永福所部吳鳳典，亦受傷，楊智仁且戰死。先是，法軍撲黑旗營，誓必勝。四月十一日，紛紛出城，旋斂去，驛報將大戰。左營管帶楊智仁，欽人也，請拒前敵。永福戒曰：「戰洋人，不可急，急則敗。」智仁憤，對曰：「見洋人能忍者，非人也；雖死，請任先鋒！」十二夜五鼓，佐炎接密報，法軍准十三日平明，傾城戰。智仁聞，不造飯，率屬馳去。永福禁弗及，亟命吳鳳典伏道左爲奇兵，黃守忠扼大道迎敵，自策馬出。智仁抵紙橋，分所屬爲三隊，踞橋旁。關帝廟，布陣以戰，隊甫齊，而法兵抵橋東，槍砲齊舉，人語不能聞。一四晝首領，怒馬登橋，智仁發火箭炮擊之，人馬墜橋下，如齏粉。法軍席地飲，羣乘醉起，十人爲隊，魚貫度橋，施連環槍，抄智仁，前仆後繼，無回顧者。一彈洞智仁雙股，左右尸疊，智仁墜不退，坐地輪開十六響槍，倒十數人，至十三響，敵彈中其胸，遂不支。法兵驅大道進，守忠不敵。永福聞報，冒彈至前陣，而智仁死矣。永福悲痛，急揮守忠、鳳典，整軍再戰，法軍乘勢前薄，永福令所部伏地佯敗，法軍謂黑旗怯且斃也，蜂擁進。永福一聲曰：「殺！」所部皆躍起，抽刀砍法人。時人馬擠塞，法軍槍無所施，首紛紛應刀落，始潰散。

是時，法軍仍續攻未已，大小數十戰，永福悉勝之。復鐵法將阿非利，越王復佐炎官爵，擢征北將軍，授永福三